

律
疏
刑
書

100

一、
 二、
 三、
 四、

西京雜記序

漢之西京惟固書爲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
繕也仲尼約之寶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
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爲劉子駿所
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
異同耳洪又鈔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
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益根起於子駿也乃邈
憶其所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
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

妻遺衍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
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奉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
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置沙法
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關
理輿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
存於雜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簡矣
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者遐收彙集以待班固
者出歟誠爲史家之一慨也吳郡黃省曾撰

西京雜記卷第一

晉丹陽葛洪集

明海虞毛晉訂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
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
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
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闕凡
九十五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
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

迴四十里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

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

京師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祠如

求雨灋

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
爲之以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
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

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夏設羽扇
冬設繒扇公侯皆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剡爲橐
以憑之不得加綈錦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
朝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
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
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
聲入雲霄

戚姬以百鍊金爲彊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
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內傳趙
媼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爲魚藻宮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
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
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輶車入見乃厚
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
不知也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首蓓首蓓一名懷風時人
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
采故名首蓓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籜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
安人謂爲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籜菰之
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又多
紫龜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鶉鷓鷯鷓鷯鷓鷯鷓鷯
動輒成群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蘼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

西京雜記 三
氣如蘿勒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藜條如車蓋
葉一青一赤望之班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
亦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
劍上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五色琉璃爲劍
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
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
彩射人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以習

之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
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
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
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筥盛之
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
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
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

西京雜記 四
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錢百萬黃金百
兩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爲爾成
何功而報我若是哉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
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
廓等諫不聽後李自殺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之授
以文石大如鷲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
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碩學

也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
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
出入兼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
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
匣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

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鑿殿開襟閣臨

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趙飛鸞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
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含藍田
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
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旌
光影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
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簟綠熊席席
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
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

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窓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
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
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
第一締構旣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
知莫能傳者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
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
夜光景常欲燃

昆明池刻玉石爲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

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羹

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實小大谷梨

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出琅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獻瀚海梨出瀚

海北耐寒不枯東王梨出海中紫條梨○棗七弱枝棗玉門

棗棠棗青華棗栲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栗四

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桃十秦

桃桴桃緇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

胡桃出西域櫻桃含桃○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

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

顏淵李出魯羌李燕李蠻李侯李○奈三白奈紫奈

花紫色綠奈花綠色○查三蠻查羌查猴查○裨三青

裨赤葉裨烏裨○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

七朱梅紫葉梅紫花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

○杏二文杏材有文采蓬萊杏東郭都尉于吉所獻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

仙人所食○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枇杷

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棗十株○白銀

樹十株○黃銀樹十株○槐六百卅株○千年長

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
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
鳴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樹十株○離
婁樹十株○白俞榴杜榴桂蜀漆樹十株○栴四
株○樅七株○栝十株○楔四株○楓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隣
人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列於篇
右

長安巧工丁緩者爲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

藕之竒又作臥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本出房風
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之爲機環轉運四周而鑪
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又作九層博山香
鑪鏤爲竒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又作七
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
顫

趙飛鸞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
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以陳踴躍
之心

金花紫輪帽

金花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

下裳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錯繡襜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環

同心

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璫

琥珀枕

龜

文枕

珊瑚玦

馬腦彊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琉璃

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

椰葉席

同心梅

含枝李

青木香

沈水香

香螺色

出南海一
名丹螺

九真雄麝香

七枝鐙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
昭儀弱骨豐飢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
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卷第一

終

西京雜記卷第二

丹陽葛洪集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入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官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

西京雜記一
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
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
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
工於是差稀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
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
竒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
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豐辯傳食五侯

谷得其懽心競致竒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竒味焉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群一名逸驃一名紫鷲騶一

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
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邸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璫石爲
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閭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
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
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花以飾其上
猶以不鳴爲患或加以鈴鑷飾以流蘇忝則如撞
鍾磬動若飛幡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爲
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

熊羆皮爲之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
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薄以所著鷩
鷩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
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
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
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
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

西京雜記 三
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
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
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
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
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着
輕絲履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
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
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

載輕薄少年爲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
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
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
踘以此爲權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
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
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
亦還立焉高帝旣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
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

鳴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爲水紋及龍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楊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狎名士嘗問以

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
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
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
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或問揚雄爲賦雄曰讀賦千首乃能爲之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
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
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恠問衡衡

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
大學衡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
說詩解人願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
皆解願懽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
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
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
息曰栗犢反能爾邪吾終耻溺死溝中遂裹糧從
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附心謂人曰吾口

不能劇談而此中多有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蹇躓

西京雜記 六
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按厠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
時人謂之四寶宮

瓠手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
波數十里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
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
以此日生其父嬰勅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

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肚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卽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

二壺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
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
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
竒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
其中

魯恭王好鬪鷄鴨及鵝鴈養孔雀鷓鴣俸穀一年費
二千石

會稽歲時獻竹簟供御世號爲流黃簟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

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
純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

八

西京雜記卷第三

丹陽葛洪集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旣不行遂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 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

西京雜記
撮土爲山巖噓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霧王亦卒與
諸方士俱去

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禪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

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

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徃徃好斥人過以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章後爲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

龍首山南幕嶺上

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
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
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
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
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
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

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說言孔子教魯
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
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顛後人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

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
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牦
牛青兕竒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
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鰈延漫林池竒樹
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脩廊行之移

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騏驎二枚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酈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

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
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
竽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
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
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
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
寶飾之銘曰璫璵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
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
銘曰昭華之瑄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

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尉陀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

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
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
竽各有所執皆綴花朵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
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
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
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
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
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
銘曰昭華之瑄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

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
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
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
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
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尉陀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
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
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

至今茂盛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楊子雲以爲一出入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千金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楊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

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謂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矚則呪之火花則拜之

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寶人君
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
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
力取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者爲兄
後生者爲弟今雖俱曰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
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
前生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
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

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器亦當爲弟昔許釐莊
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勤一產二子一
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
鄭昌時文長禧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
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
焉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
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

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卷第三

西京雜記卷第四

丹陽葛洪集

安定皇甫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時人
真嘗自算其年壽七十三真綏和元年正月二十
五日晡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
妻曰見真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真旨故
不敢言今果較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櫬之
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
往掘得古時空槨卽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
石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
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
十七石八斗遂大著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
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
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
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
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
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

七十二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鵝
鴨皆道其數果菰有菽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
廣何供饋之褊邪廣漢慙曰有蒼卒客無蒼卒主
人元理曰俎上蒸豕一頭厨中荔枝一棹皆可爲
設廣漢再拜謝臯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
南季南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
妙焉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駟馬者乃命其子曰駟字叔
馬其後改爲登字叔昇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杜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花蔕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日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

石者居翹材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鷓黑鷓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蹠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槲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卽安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
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
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
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
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
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

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
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
音亦黃衣而絳足蝸蟾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
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
群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
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梁人作諸蔗
酒名金漿庶羞
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錚啾
唧蕭條寂寥儁又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
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

撩

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脩距
而躍躍奮皓翅之狨狨宛脩頸而顧步啄沙磧而
相懼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不
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
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
而爲歡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
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緗縲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

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鄒陽爲酒賦其詞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
濁者頑駮皆麴淅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
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醴
醴甘滋泥泥醪釀旣成綠瓷旣啓且筐且漉載簞
載齊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淥
鄗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停凝醴
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
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璫爲鎮

西京雜記 五
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
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
焉乃縱酒作倡傾盃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
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
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公孫乘爲月賦其辭曰月出暎兮君子之光鷓鴣舞
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倚嗟
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蔽脩堞而分鏡旣
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睇炎日匪明皓壁非淨

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園小臣不佞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鞞匝蔽我君王重葩累
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暎以流黃畫以古烈顯顯
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
紆煩寃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
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聳者
磨礱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竒髣髴似
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

國爵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梁孝王入朝與上爲家人之讌乃問王諸子王頓首謝曰有五男卽拜爲列侯賜與衣裳罷服王薨又分梁國爲五進五侯皆爲王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弁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

兒堪冠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
禮三十壯有室兒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
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餘日賈朝至闔而遺其舄
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元后在家嘗有白鷺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
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
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
爲天璽也

西戶雜言 七
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
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

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
以三春之月爲茅障以自翳用雉矢以射之日連
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厠翳障以青
州蘆葦爲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歡娛
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爲上客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
皆爲之佳名狗則有脩毫釐曉白望青曹之名鷹

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鷄則有從風鷄孤
飛鷄楊萬年有猛犬名青駁買之百金

成帝時交趾越雋獻長鳴鷄伺鷄晨卽下漏驗之晷
刻無差鷄長鳴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
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寃屈玄高高玄屈
寃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寃屈玄高
高玄屈寃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六箸或謂之
寃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經

一篇今世傳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爲名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擿丸檇蒲之術爲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詆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爲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將軍

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
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
不敢脫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

西京雜記卷第四
終

西京雜記卷第四

終

西京雜記卷第五

丹陽葛洪集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
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母有羸
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
不敢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皆悲
不能自攝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

西京雜記 一
賢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尚爲賢良國人鄒
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
着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
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
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
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
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襪此自少之多
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

小善不足脩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襜撲滿者
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
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
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
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脩加以風
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荅
爛敗不存

漢朝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大僕執轡大將
軍陪乘名爲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候二人駕一左右一人

長安都尉四人騎

左右各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

左右各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三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三分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引從事駕四左右

太常光祿衛尉駕四三分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倉曹屬戶曹屬東曹掾

西曹掾駕一

左右各三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

左右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

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一部

中護軍騎中道

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

左右

隊百匹

左右

騎隊十

左右各五

前軍將軍

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各一部七人

射聲翊軍校尉駕二

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驍騎將軍遊擊將軍駕三

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

前黃麾騎中道

自此分爲八校

左四右四

護駕御史騎

左右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謁者僕射駕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旂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闕戟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 左

虎賁中郎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尚書郎三人騎 三分

護駕尚書二中道

相風烏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爲十二校左右各六

殿中御史騎左右

興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畢罕左右

御馬三分

節十六左右各八

華蓋中道

百六進也

卷五

及五開

自此分爲十六校

左八
右八

剛鼓中道金根車

自此分爲二十校滿道

左衛將軍

右衛將軍

華蓋自此後麋爛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

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

陽相半和氣周廻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

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巳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巳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

純陰用事三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
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重蒿歛蒸而
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
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
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實若無若虛若方
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
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
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
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

雪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
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
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
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
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
商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
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
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
爲侵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

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於盛夏

欵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
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
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
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
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旣陰陽相蒸四
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
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
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
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

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
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
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
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
負牆俛揖而退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
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頭於中惡其矢躍而出
也郭舍人則激矢今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
如博之擊梟於掌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

賜金帛

武帝以象牙爲簾賜李夫人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
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
卽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
洩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
虎射之没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
而更射鏃破斨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

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採薪還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爲鹿也卽以斧撻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

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秦玉得交木一枚伏以爲龍意甚久之
賦曰麗木結彼生彼高崖拂天河而
而摧殺幼穉廢穀草蕪寒蟬紛紜新
載重雪而稍動風野等歲於二氣巧匠
是知乃命班固載介伐新

西京雜記卷第五

終

西京雜記卷第五
 終

西京雜記卷第六

丹陽葛洪集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摧枝幼雛羸穀單雄寡鷗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花葉分披條枝摧折旣剝旣刊見其文章或如龍鬣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縞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

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霧麕宗驥旅鷄族
雉群蠋繡鴛錦蓮藻芟文色比金而有裕貨參玉
而無分裁爲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巘
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
風鬱第穹隆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
璀璨彪炳渙汗製爲盤盂采玩踟躕歎君子其
樂只且恭王大悅顧眄而笑賜駿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
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

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
勝數其竒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
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
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
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盂一枚銅劍
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
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

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劔復入一戶石屏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屏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鑊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麋朽而銅鑊墜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

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飢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獬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

西京雜記 三
漢古
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
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爲
書滴

幽王家甚高壯羨門旣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
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蹤橫相枕籍皆不朽唯
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
色不異生人

樂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
右逐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

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
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
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黏樹
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爲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
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旒葆麾蓋照灼涯涘
余少時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爲牀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
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
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
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士
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
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
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
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
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辱于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旣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

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
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毋野
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
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
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
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腊者亦爲
璞月之且爲朔車之輶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
辨也

跋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公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十帙帙十卷合爲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氏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

西京雜記 六
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

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爲一秩庶免淪沒焉
卷末記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公傳之云云
按所謂先公者歆之于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爲洪父傳之非是陳氏云未必是洪作晁氏云江

左人以爲吳均依託爲之俱未可考至若邇來坊刻作劉歆撰抑可笑矣據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後人所分也余喜其記書真雜一則一事錯出別見令閱者不厭其小碎重疊云湖

南毛晉識